

武英殿聚珍版書

東夷圖說卷之五

3
繫齋毛詩經筵講義

御製題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講義要當重切磋絜齋不事頌辭阿解經依注無爲異
取古誠今有足多雅頌諸篇惜已失風南數首出重羅
黍離故國三致意其奈孱王弗聽何

乾隆乙未仲夏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卷一

詩序一

詩序二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置

芣苢

漢廣

汝墳

采芣

甘棠

卷二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江有汜

何彼禕矣

騶虞

柏舟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卷三

雄雉

谷風

式微

旄丘

泉水

北門

北風

干旄

考槃

芄蘭

木瓜

黍離

揚之水

卷四

羔裘

女曰雞鳴

山有扶蘇

風雨

子衿

雞鳴

還

甫田

猗嗟

陟岵

伐檀

碩鼠

臣等謹案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宋袁燮撰燮字和

叔慶元府鄞縣人絜齋其自號也登進士第調江

陰尉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謚正獻事蹟具詳宋史

本傳燮素尚名節學有體用嘉猷讜論無不卓然

可紀所著文集已經散佚今從永樂大典中裒輯

爲二十四卷別著錄集部中此書乃其爲崇政殿
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馬端臨通攷朱彝
尊經義攷皆不列其目惟永樂大典各韻經文之
下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諸臣所作
講章如鄭朴敷文書說朱震范沖左氏講義戴溪
春秋講義類多編輯單行變此書亦同其例其中
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頗得風人本旨且宋自南渡
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冒志存遠
略而變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經幄敷陳再

三致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句踐轉弱爲彊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皆深有合于納約自牖之義昔人譏胡安國春秋傳意主復讎割經義以從己說而變則因經旨所有而推闡之其發揮尤爲平正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因此感悟而其拳拳忠盡之意亦良足尙也謹以次編訂釐爲四卷惟雅頌諸篇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失載今無可攷補亦姑仍其缺焉乾隆四

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庶子

臣

陸錫熊

侍讀

臣

紀昀

昀

纂修官編修

臣

余集

集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宋

袁

燮

撰

詩序一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
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
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臣觀先王盛時禮樂教化薰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發而爲詩莫非性情之正流風遺俗久而不泯雖更
乎衰世而氣脈猶存此變風之作所以皆止于禮義而

歸諸先王之澤也詩三百篇不爲不多矣而孔子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蓋取其直己而發粹然一出于正風雅雖變而思之無邪則一而已矣夫寂然不動之謂性有感而發之謂情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厥名雖殊其本則一故孟子道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禮運一篇孔子之遺言也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七情者弗學而能人之良能也豈有不善者哉大序之作所以發揮詩人之蘊奧旣曰吟詠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髮無差豈非至粹至精同

此一源不容以異觀耶大序所謂禮義卽孔子所謂無邪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一言一句皆有補于治道人君篤信力行則可以立天下風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講則可以感人君心術之微詩之功用如此自王者之迹熄而微言奧義于是遂絕雖然詩則亡矣此情此性古今無間有能求其端倪得其精粹挈斯世于禮義之域而不失其情性之正則吾之澤卽先王之澤也孔子刪詩繫爾于變風之末王通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夫

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孰謂微言奧義終于泯滅哉

詩序二

臣觀大序之作既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義又以國風雅頌爲四始義云者至理之所在始云者羣言之首也及觀史記孔子世家則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與大序所言若不相合意者國風雅頌爲三百五篇之綱領而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爲國風雅頌之綱領歟皆羣言之首也故謂之始風以一國言雅以天下言今言雅而曰形四方之風以其

造端于上形見于下其大指則同也政有興有廢故雅
有正有變雅言王政之廢興則風言侯國之得失可推
而知也頌告于神明指商周言之德言盛功言成歸然
獨隆王者之高致也嗚呼國風雅頌誠萬世人主之學
所以緝熙于光明豈可不服膺古訓日進此道而深造
夫古人之堂奧哉知一國之風俗其本在一身則吾所
以檢其身者當如何表曲則影蔽源濁則流污吾有所
未至則一國之俗皆將淪胥于惡矣可不自警乎等而
上之所關愈大王政有廢興乃四海九州治亂安危之

所從出也其又可忽乎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如朽索之馭如春冰之履庶乎其可矣若夫盛德成功古人廣大之規模也覆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彼之功德如是吾豈可因循苟且僅爲中常之主歟此所謂龜鑑也有德斯有功以大學觀之心正意誠德也治國平天下功也本末一貫非有二致而後世止以戡難爲功德不足者亦能底一時之績于是乎判爲兩途失其指矣大序合而言之其知道之言乎嗚呼王道之盛也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爲國風而魯人頌僖

公之美世變之推移如此甚可畏也人主觀此盍亦知所警矣

卷耳篇

臣聞志者心之所期也所期者如此故所就亦如此登高山者期至于頂斯至之矣涉巨川者期達于岸斯達之矣所期者大則其規模亦大所期者遠則其謀慮亦遠夫惟遠且大也故謂之志古之人君恥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爲之事業斯可謂人君之志也古之后妃不以小善自足而必欲輔人君之所欲爲斯可謂后